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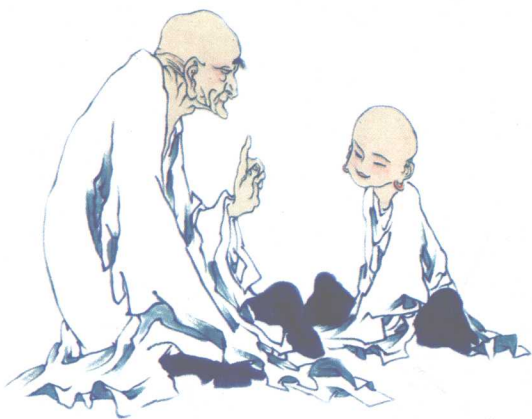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楞严经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48)



.1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楞严经

(48)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 98 本)868.80 元

目 录

卷一	(1)
卷二	(10)
卷三	(21)
卷四	(32)
卷五	(43)
卷六	(52)
卷七	(62)
卷八	(76)
卷九	(87)
卷十	(99)

楞严一经

唐天竺·沙门般刺蜜帝译

卷 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室罗筏城，祇桓精舍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佛子住持，差超诸有，能于国土，成就威仪，从佛转轮，妙堪遗嘱；严净毗尼，弘范三界，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，越诸尘累。其名曰大智舍利弗、摩诃目乾连、摩诃拘希罗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、须菩提、优波尼沙陀等，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，辟支无学，并其初心，同来佛所，属诸比丘休夏自恣。十方菩萨，谘决心疑，钦奉慈严，将求密义。即时，如来敷座宴安，为诸会中，宣示深奥，法筵清众，得未曾有！迦陵仙音，遍十方界；恒沙菩萨，来聚道场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

时，波斯匿王为其父王讳日营斋，请佛宫掖，自迎如来，广设珍馐无上妙味，兼复亲延诸大菩萨；城中复有长者居士，同时饭僧，伫佛来应。佛敕文殊，分领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诸斋主。唯有阿难，先受别请，远游未还，不遑僧次，既无上座及阿*黎，途中独归，其日无供。即时，阿难执持应器，于所游城次第循乞。心中初求最后檀越以为斋主，无问净秽，刹利尊姓，及旃陀罗方行等慈，不择微贱，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阿难已知，如

来世尊，诃须菩提，及大迦叶，为阿罗汉，心不均平，钦仰如来，开闡无遮，度诸疑谤。经彼城隍，徐步郭门，严整威仪，肃恭斋法。

尔时，阿难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，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，以娑毗伽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，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。如来知彼，淫术所加，斋毕旋归，王及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俱来随佛，愿闻法要。于时，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叶宝莲，有佛化身，结跏趺坐，宣说神咒，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，恶咒销灭，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。阿难见佛，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，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。殷勤启请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、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禅那，最初方便。于时复有恒沙菩萨，及诸十方大阿罗汉、辟支佛等，俱愿乐闻，退坐默然，承受圣旨。

佛告阿难：“汝我同气，情均天伦，当初发心，于我法中见何胜相，顿舍世间深重恩爱？”阿难白佛：“我见如来三十二相，胜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；常自思惟：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何以故？欲气粗浊，腥躁交遘，脓血杂乱，不能发生胜净妙明，紫金光聚。是以渴仰，从佛剃落。”佛言：“善哉，阿难！汝等当知：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汝今欲研无上菩提，真发明性，应当直心，酬我所问。十方如来，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皆以直心，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阿难！我今问汝：当汝发心，缘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？谁为爱乐？”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如是爱乐用我心目，由目观见如来胜相，心生爱乐，故我发心愿舍生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说，真所爱乐，因于心目，若不识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是兵要当知贼所在。使汝流转，心目为咎。吾今问汝：唯心与目，今何所在？”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一切世间，十种异生，同将识心，

居在身内，纵观如来，青莲花眼，亦在佛面；我今观此浮谤四尘，只在我面，如是识心，实居身内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今现坐如来讲堂，观祇陀林，今何所在？”“世尊！此大重阁，清净讲堂，在给孤园；今祇陀林，实在堂外。”“阿难！汝今堂中先何所见？”“世尊！我在堂中，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，方瞩林园。”“阿难！汝瞩林园，因何有见？”“世尊！此大讲堂，户牖开豁，故我在堂，得远瞻见。”

尔时，世尊在大众中，舒金色臂，摩阿难顶，告示阿难，及诸大众：“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。汝今谛听！”阿难顶礼，伏受慈旨。

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，身在讲堂，户牖开豁，远瞩林园。亦有众生，在此堂中，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。”阿难答言：“世尊！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林泉，无有是处。”“阿难！汝亦如是。汝之心灵，一切明了，若汝现前，所明了心，实在身内。尔时，先合了知内身，颇有众生，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？纵不能见心肝脾胃，爪生发长、筋转脉摇，诚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？必不内知，云何知外？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内，无有是处。”

阿难稽首而白佛言：“我闻如来，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，实居身外。所以者何？譬如灯光，然于室中，具灯必能先照室内，从其室门，后及庭际。一切众生，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，亦如灯光，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；是义必明，将无所惑，同佛了义，得无妄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诸比丘，适来从我室罗筏城，循乞搏食，归祇陀林，我已宿斋，汝观比丘，一人食时，诸人饱不？”阿难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诸比丘，虽阿罗汉，躯命不同，云何一人，能令众饱？”佛告阿难：“若汝觉了知见之心，实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，则心所知，身不能觉；觉在身际，心不能知；我今示汝兜罗绵手，汝眼见时，心分别不？”阿难答言：“如是，世

尊！”佛告阿难：“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无有是处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，不居身内；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；我今思惟，知在一处。”佛言：“处今何在？”阿难言：“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内，而能见外，如我思忖，潜伏根里，犹如有人，取琉璃杯，合其两眼，虽有物合，而不留碍，彼根随见，随即分别。然我觉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，为在根故；分明瞩外，无障碍者，潜根内故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，潜根内者，犹如琉璃，彼人当以琉璃笼眼，当见山河，见琉璃不？”“如是，世尊！是人当以琉璃笼眼，实见琉璃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心若同琉璃合者，当见山河，何不见眼？若见眼者，眼即同境，不得成随；若不能见，云何说言此了知心，潜在根内，如琉璃合？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潜伏根里，如琉璃合，无有是处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今又作如是思惟：是众生身，府藏在中，窍穴居外；有藏则暗，有窍则明。今我对佛，开眼见明，名为见外；闭眼见暗，名为见内。是义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当闭眼见暗之时，此暗境界，为与眼对，为不对眼？若与眼对，暗在眼前，云何成内？若成内者，居暗室中，无日月灯，此室暗中，皆汝焦腑。若不对者，云何成见？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合眼见暗，名为身中，开眼见明，何不见面？若不见面，内对不成，见面若成，此了知心，及与眼根，乃在虚空，何成在内？若在虚空，自非汝体，即应如来，今见汝面，亦是汝身。汝眼已知，身合非觉，必汝执言，身眼两觉，应有二知，即汝一身，应成两佛；是故应知，汝言见暗，名见内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阿难言：“我常闻佛开示四众，由心生故，种种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我今思惟，即思惟体，实我心性，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亦非内外中间三处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今说言，由法生故，种

种心生，随所合处，心随有者；是心无体，则无所合；若无有体，而能合者，则十九界，因七尘合，是义不然。若有体者，如汝以手，自□其体，汝所知心，为复内出？为从外人？若复内出，还见身中；若从外来，先合见面。”

阿难言：“见是其眼，心知非眼，为见非义。”佛言：“若眼能见，汝在室中，门能见不？则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应皆见物，若见物者，云何名死？阿难！又汝觉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为复一体，为有多体？今在汝身，为复遍体，为不遍体？若一体者，则汝以手□一肢时，四肢应觉；若咸觉者，□应无在。若□有所，则汝一体，自不能成；若多体者，则成多人，何体为汝？若遍体者，同前所□，若不遍者，当汝触头，亦触其足，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今汝不然；是故应知，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无有是处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，世尊亦言：“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。”如我思惟：内无所见，外不相知，内无知故，在内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义；今相知故，复内无见，当在中间。”佛言：“汝言中间，中必不迷，非无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为在？为复在处，为当在身？若在身者，在边非中，在中同内。若在处者，为有所表？为无所表？无表同无，表则无定。何以故？如人以表，表为中时，东看则西，南观成北，表体既混，心应杂乱。”阿难言：“我所说中，非此二种。如世尊言：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识生其中，则为心在。”佛言：“汝心若在根尘之中，此之心体，为复兼二？为不兼二？若兼二者，物体杂乱，物非体知，成敌两立，云何为中？兼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无体性，中何为相？是故应知，当在中间，无有是处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昔见佛，与大目连、须菩提、富楼那、舍利弗四大弟子，共转法轮，常言：觉知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俱无所在，一切无著，名之为心。则我

无著，名为心不？”佛告阿难：“汝言觉知，分别心性，俱无在者，世间虚空，水陆飞行，诸所物象，名为一切。汝不著者，为在为无？无则同于龟毛兔角，云何不著？有不著者，不可名无；无相则无，非无则相；相有则在，云何无著？是故应知：一切无著，名觉知心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阿难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我是如来最小之弟，蒙佛慈爱，虽今出家，犹恃□怜，所以多闻，未得无漏，不能折伏娑毗罗咒，为彼所转，溺于淫舍，当由不知实际所指，唯愿世尊，大慈哀愍，开示我等奢摩他路，令诸阐提隳弥戾车。”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，及诸大众，倾渴翘伫，钦闻示诲。

尔时，世尊从其面门，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，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；如是十方微尘国土，一时开现，佛之威神，令诸世界，合成一界；其世界中，所有一切诸大菩萨，皆住本国，合掌承听。佛告阿难：“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恶叉聚；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及成外道，诸天魔王，及魔眷属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加煮沙，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云何二种？阿难！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则汝今者，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，为自性者；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，则汝今者，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；由诸众生，遗此本明，虽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阿难！汝今欲知奢摩他路，愿出生死，今复问汝。”

即时，如来举金色臂，屈五轮指，语阿难言：“汝今见不？”阿难言：“见”佛言：“汝何所见？”阿难言：“我见如来举臂屈指，为光明拳，耀我心目。”佛言：“汝将谁见？”阿难言：“我与大众，同将眼见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今答我，如来屈指，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，汝目可见，以何为心，当我拳耀？”阿难言：“如来，现今微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穷寻逐，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”佛言：“咄！阿

难！此非汝心。”阿难矍然避座，合掌起立，白佛：“此非我心，当名何等？”佛告阿难：“此是前尘，虚妄相想，惑汝真性，由汝无始，至于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佛宠弟，心爱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独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土，承事诸佛，及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皆用此心；纵令谤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发明，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，同诸土木；离此觉知，更无所有，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？我实惊怖，兼此大众，无不疑惑，唯垂大悲，开示未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开示阿难，及诸大众，欲令心入无生法忍，于师子座摩阿难顶，而告之言：“如来常说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；一切因果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阿难！若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诘其根元，咸有体性，纵令虚空，亦有名貌，何况清静，妙净明心，性一切心，而自无体？其汝执各分别觉观，所了知性，必为心者，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，诸尘事业，别有全性，如汝今者，承听我法，此则因声而有分别，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，分别影事，我非□汝，执为非心，但汝于心，微细揣摩，若离前尘，有分别性，即真汝心；若分别性，离尘无体，斯则前尘，分别影事，尘非常住，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龟毛兔角，则汝法身，同于断灭，其谁修证，无生法忍？”

即时，阿难与诸大众，默然自失。佛告阿难：“世间一切诸修学人，现前虽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尽成阿罗汉，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误为真实，是故汝今虽得多闻，不成圣果。”阿难闻已，重复悲泪，五体投地，长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“自我从佛发心出家，恃佛威神，常自思惟，无劳我修，将谓如来惠我三昧，不知身心本不相代，失我本心，虽身出家，心不入道，譬如穷子，舍父逃逝，今日乃知，虽有多闻，若不修行，与不闻等；如人说食，终不能饱。世尊！我等今者二障所缠，良由不知寂常心性，唯愿如

来，哀愍穷露，发妙明心，开我道眼。”即时，如来从胸*字涌出宝光，其光晃昱、有百千色；十方微尘，普佛世界，一时周遍，遍灌十方，所有宝刹，诸如来顶，旋至阿难，及诸大众，告阿难言：“吾今为汝建大法幢，亦令十方一切众生，获妙微密，性净明心，得清净眼。阿难！汝先答我见光明拳，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？云何成拳？汝将谁见？”阿难言：“由佛全体阎浮檀金，积如宝山，清净所生，故有光明；我实眼观，五轮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来今日实言告汝，诸有智者，要以譬喻而得开悟。阿难！譬如我拳，若无我手，不成我拳；若无汝眼，不成汝见；以汝眼根，例我拳理，其义均不？”阿难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！既无我眼，不成我见，以我眼根，例如来拳，事义相类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言相类，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如无手人，拳毕竟灭；彼无眼者，非见全无。所以者何？汝试于途，询问盲人：“汝何所见？”彼诸盲人，必来答汝：“我今眼前，唯见黑暗，更无他瞩。”以是义观，前尘自暗，见何亏损？”

阿难言：“诸盲眼前，唯睹黑暗，云何成见？”佛告阿难：“诸盲无眼，唯观黑暗，与有眼人，处于暗室，二黑有别，为无有别？”“如是，世尊！此暗中人，与彼群盲，二黑较量，曾无有异。”“阿难！若无眼人，全见前黑，忽得眼光，还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名眼见者；彼暗中人，全见前黑，忽获灯光，亦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应名灯见。若灯见者，灯能有见，自不名灯，又则灯观，何关汝事？是故当知，灯能显色，如是见者，是眼非灯，眼能显色，如是见性，是心非眼。”

阿难虽复得闻是言，与诸大众，口已默然，心未开悟，犹冀如来慈音宣示，合掌清心，仁佛悲海。

尔时，世尊舒兜罗绵网相光手，开五轮指，海谕阿难及诸大众：“我初成道，于鹿园中，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众言：“一

切众生不成菩提，及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误”，汝等当时，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？”

时，□陈那起立白佛：“我今长老，于大众中，独得解名，因悟“客尘”二字成果。世尊！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食宿事毕，□装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实主人，自无攸往，如是思惟：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为客义。又如新霁，清□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，诸有尘相，尘质摇动，虚空寂然，如是思惟；澄寂名空，摇动名尘，以摇动者，名为尘义。”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即时，如来于大众中，屈五轮指，屈已复开，开已又屈，谓阿难言：“汝今何见？”阿难言：“我见如来，百宝轮掌，众中开合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见我手，众中开合，为是我手，有开有合？为复汝见，有开有合？”阿难言：“世尊！宝手众中开合，我见如来，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，自开自合。”佛言：“谁动谁静？”阿难言：“佛手不住，而我见性，尚无有静，谁为无往？”佛言：“如是”。如来于是从轮掌中，飞一宝光在阿难右，即时阿难回首右盼；又放一光在阿难左，阿难又则回首左盼。佛告阿难：“汝头今日何因摇动？”阿难言：“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，故左右观，头自摇动。”“阿难！汝盼佛光，左右动头，为汝头动，为复见动？”“世尊！我头自动，而我见性，尚无有止，谁为摇动？”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于是如来普告大众：“若复众生，以摇动者名之为尘，以不住者名之为客，汝观阿难，头自动摇，见无所动，又汝观我，手自开合，见无舒卷，云何汝今以动为身？以动为境？从始洎终，念念生灭，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，性心失真，认物为己，轮回是中，自取流转。”

卷 二

尔时，阿难及诸大众，闻佛示海，身心泰然；念无始来，失却本心，妄认缘尘，分别影事；今日开悟，如失乳儿，忽遇慈母，合掌礼佛，愿闻如来，显出身心真妄虚实，现前生灭，与不生灭，二发明性。

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：“我昔未承诸佛海敕，见迦旃延、毗罗胝子，咸言此身，死后断减，名为涅盘。我虽值佛，今犹狐疑，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？今此大众，诸有漏者，咸皆愿闻。”佛告大王：“汝身现在，今复问汝：“汝此肉身，为同金刚，常住不朽，为复变坏？””“世尊！我今此身，终从变灭。”佛言：“大王！汝未曾灭，云何知灭？”“世尊！我此无常变坏之身，虽未曾灭，我观现前，念念迁谢，新新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渐渐销殒，殒亡不息，决知此身，当从灭尽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！大王！汝今生龄，已从衰老，颜貌何如童子之时？”“世尊！我昔孩孺，肤腠润泽，年至长成，血气充满；而今颓龄，迫于衰耄，形色枯悴，精神昏昧，发白面皱，速将不久，如何见比充盛之时？”佛言：“大王！汝之形容，应不顿朽。”王言：“世尊！变化密移，我诚不觉，寒暑迁流，渐至于此。何以故？我年二十，虽号年少，颜貌已老初十岁时；三十之年，又衰二十；于今六十又过于二，观五十时，宛然强壮。世尊！我见密移，虽此殒落，其间流易，且限十年；若复令我微细思惟，其变宁唯一纪、二纪，实为年变，岂唯年变？亦兼月化！何直月化？兼又日迁！沈思谛观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之间，不得停住，故知我身终从变灭。”

佛告大王：“汝见变化，迁改不停，悟知汝灭，亦于灭时，知汝身中，有不灭耶？”波斯匿王合掌白佛：“我实不知。”佛言：“我

今示汝不生灭性。大王！汝年几时见恒河水？”王言：“我生三岁，慈母携我，谒耆婆天，经过此流。尔时即知是恒河水。”佛言：“大王！如汝所说，二十之时，衰于十岁，乃至六十，日月岁时，念念迁变，则汝三岁，见此河时，至年十三其水云何？”王言：“如三岁时，宛然无异；乃至于今，年六十二，亦无有异。”佛言：“汝今自伤，发白面皱，其面必定皱于童年；则汝今时观此恒河，与昔童时，观河之见，有童毫不？”王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！”佛言：“大王！汝面虽皱，而此见精。性未曾皱；皱者为变，不皱非变；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，元无生灭。云何于中受汝生死？而犹引彼末伽黎等，都言此身，死后全灭？”王闻是言，信知身后，舍生趣生；与诸大众，踊跃欢喜，得未曾有。

阿难即从座起，礼佛合掌，长跪白佛：“世尊！若此见闻，必不生灭，云何世尊名我等辈，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？愿兴慈悲，洗我尘垢。”

即时，如来垂金色臂，轮手下指，示阿难言：“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、为倒？”阿难言：“世间众生，以此为倒，而我不知谁正、谁倒？”佛告阿难：“若世间人以此为倒，即世间人将何为正？”阿难言：“如来竖臂，兜罗绵手，上指于空，则名为正。”佛即竖臂，告阿难言：“若此颠倒，首尾相换，诸世间人，一倍瞻视：则知汝身，与诸如来清净法身，比类发明，如来之身，名正遍知，汝等之身，号性颠倒。随汝谛观，汝身佛身，称颠倒者，名字何处号为颠倒？”

于时，阿难与诸大众，瞪瞢瞻佛，目精不瞬，不知身心颠倒所在。佛兴慈悲，及心所使，诸所缘法，唯心所现；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；云何汝等遗失本妙，圆妙明心，宝明妙性，认悟中迷，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，色杂妄想，想相为身，聚缘内摇，趣外奔逸，昏扰扰相，以为心性。一迷为心，决定惑为色身之内，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虚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

心中物。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弃之唯认一浮沤体，目为全潮，穷尽瀛渤。汝等即是迷中倍人，如我垂手等无差别，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”

阿难承佛悲救深海，垂泣叉手，而白佛言：“我虽承佛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，元所圆满常住心地；而我悟佛，现说法音，现以缘心，允所瞻仰，徒获此心，未敢认为本元心地。愿佛哀愍，宣示圆音，拔我疑根，归无上道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等尚以缘心听法，此法亦缘，非得法性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当应看月，若复观指以为月体，此人岂唯亡失月轮，亦亡其指！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。岂唯亡指，亦复不识明之与暗！何以故？即以指体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，无所了故，汝亦如是。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，此心自应离分别音，有分别性；譬如有客，寄宿旅亭，暂止便去，终不常住，而掌亭人，都无所去，名为亭主。此亦如是，若真汝心，则无所去，云何离声，无分别性？斯则岂唯声分别心；分别我容，离诸色相，无分别性，如是乃至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。拘舍离等，昧为冥谛，离诸法缘，无分别性；则汝心性，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？”阿难言：“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；则如来说，妙明元心，云何无还？惟垂哀愍，为我宣说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且汝见我，见精明元，此见虽非妙精明心，如第二月，非是月影。汝应谛听，今当示汝无所还地。阿难！此大讲堂，洞开东方，日轮升天，则有明耀；中夜黑月，云雾晦暝，则复昏暗；户牖之隙则复见通，墙宇之间，则复观拥，分别之处，则复见缘；顽虚之中，遍是空性，郁*之象，则纤昏尘，澄霁敛氛，又观清静。阿难！汝咸看此诸变化相，吾今各还本所因处。云何本因？阿难！此诸变化，明还日轮；何以故？无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还日。暗还黑月，通还户牖，壅还墙宇，缘还分别，顽虚还空，郁*还尘，清明还霁，则诸世间，一切所有，不出斯类。

汝见八种见精明性，当欲谁还？何以故？若还于明，则不明时，无复见暗；虽明暗等，种种差别，见无差别。诸可还者，自然非汝，不汝还者，非汝而谁？则知汝心，本妙明净，汝自迷闷，丧本受轮，于生死中，常被漂溺，是故如来，名可怜愍！”

阿难言：“我虽识此见性无还，云何得知，是我真性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吾今问汝：今汝未得无漏清净，承佛神力，见于初禅，得无障碍；而阿那律见阎浮提，如观掌中□摩罗果。诸菩萨等，见百千界；十方如来，穷尽微尘，清净国土，无所不瞩；众生洞视，不过份寸。阿难！且吾与汝，观四天王所住爆殿，中间遍览，水陆空行，虽有昏明，种种形像，无非前尘，分别留碍；汝应于此分别自他，今吾将汝择于见中，谁是我体？谁为物象？阿难！极汝见源，从日月宫，是物非汝；至七金山，周遍谛观，虽种种光，亦物非汝；渐渐更观，云腾鸟飞、风动尘起、树木山川、草芥人畜、咸物非汝。阿难！是诸近远，诸有物性，虽复差殊，同汝见精，清净所瞩，则诸物类，自有差别；见性无殊，此精妙明，诚汝见性。若见是物，则汝亦可，见吾之见；若同见者，名为见吾，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；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又则汝今见物之时，汝既见物，物亦见汝，体性纷杂，则汝与我，并诸世间，不成安立。阿难！若汝见时，是汝非我；见性周遍，非汝而谁？云何自疑汝之真性，性汝不真，取我求实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若此见性，必我非余；我与如来，观四天王，胜藏宝殿，居日月宫，此见周圆，遍娑婆国，退归精舍，只见伽蓝，清心户堂，但瞻檐庑。世尊！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室中，唯满一室；为复此见缩大为小，为当墙宇，夹令断绝？我今不知斯义所在，愿垂弘慈，为我敷演。”佛告阿难：“一切世间，大小内外，诸所事业，各属前尘，不应说言，见有舒缩。譬如方器，中见方空，吾复问汝：此方器中，所见方空，为复